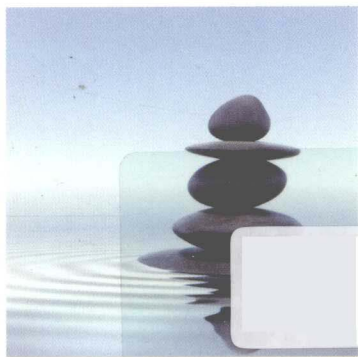


『冷板凳』学术书系
罗振亚 主编



新世纪 诗歌精神考察

霍俊明 著

这是一部系统而全面论述新世纪以来各种诗歌现象与问题的诗学研究专著。著者以田野作业的方式以及微观阅读和现象学整体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对新世纪以来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感关联的诸多诗歌问题，予以热烈生动又深刻发现力、情怀性和审美意义的辨析、阐释与反思。

河北大学出版社

『冷板凳』学术书系
罗振亚 主编

新世纪 诗歌精神考察

霍俊明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 / 霍俊明著. -- 保定 : 河北
大学出版社, 2014. 4

(“冷板凳”学术书系 / 罗振亚主编)

ISBN 978-7-5666-0589-4

I. ①新… II. ①霍…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49598号

责任编辑: 杨显硕

装帧设计: 赵 谦

责任印制: 靳云飞

出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

开本: 1 / 16 (710mm × 1000mm)

字数: 240千字

印张: 17

版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5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666-0589-4

定价: 38.00元

总序

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甘坐十年“冷板凳”的学者，确实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学者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即便心里很想先沉下来，把书读好，然后再回过头来扎实地做文章；但是囿于各种量化的评价指标和功利性要求，这种大环境似乎也不允许他们依循自己的理想去做“慢”的学问。于是，快速写作和高端发表，就成了当下学术的常态。然而，不管社会怎样喧嚣，时代如何疯狂，学术之事，归根结底不是一场热闹的狂欢，它仍需要学者们持守一份宁静的心态，需要耐得住长久的寂寞，如此方可靠近学问的真谛。总之，坐“冷板凳”，还是我们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前提，也是学问通往一种深度和境界的保证。

正因如此，我觉得在当下出版一套甘坐“冷板凳”的年轻学者的著作，就显得尤为必要，意义非凡。而“冷板凳”这三字，绝非我一时所想，其实它早有一段渊源。记得是2002年秋天，我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一次珞珈山庄同门聚会上，导师龙泉明先生兴奋而庄重地和我们说，他要主编一套研究丛书，让自己弟子们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以集束的方式面世。而后又不止一次谈及这一设想，并从期望弟子能在孤独中找到真正精神归宿的角度出发，寓意深刻地将之命名为“冷板凳系列丛书”，联系好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师兄弟们很受鼓舞，我也在盼着自己的论文忝列其中出版的日子。谁也想不到的是，2003年7月恩师被确诊为肝癌，一病不起，次年初即离开人世，弟子们除了悲恸，还是悲恸。丛书出版之事只能搁浅。而

后,每逢念起此事,我都深感老师的期望之重,也品味到了遗憾滋味的折磨。恰巧这次河北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杨显硕先生希望我能主编一套当代诗歌研究方面的专著,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弥补遗憾的机会,所以我打从心里感激编辑。

编辑明确要求丛书收入的一定是专著,而不是评论和论文集,这当是出版社仍在寻求学术理想的体现,也符合龙老师当年的期望。1990年代以来,诗歌文体逐渐边缘化了,而诗歌研究依靠如今的学术体制虽然能获得一些生机,但在众多学科里仍然属于冷门。现在能沉得住气专注于研究诗歌的,则可视为这个时代做孤独学术的见证。当编辑跟我交流和沟通时,我瞬间就想到了这套诗学研究丛书可以用“冷板凳”来命名。一方面,是完成龙泉明先生当年的未竟之愿,以另一种形式怀念他,告慰他的在天之灵;另一方面,也想以此命名倡导甘坐“冷板凳”的学术精神,以之鞭策自己,激励更多年轻的学者敛心静气地做学问。

纳入“冷板凳”学术书系的几本专著,都是对当代诗歌或局部或整体的研究,且各有侧重,有现象研讨和个案批评,有诗歌断代史的梳理,还有对诗歌精神的探究。霍俊明的《新世纪诗歌的精神考察》,是一部系统论述新世纪各种诗歌现象与问题的诗学专著。他以田野作业、微观阅读和现象学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对诸多诗歌问题予以别开生面又深具发现力的辨析与省思。尤其是对新世纪以来纷繁的诗歌现象、诗歌生态和诗人的精神境遇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整体性分析与总结。刘波的《当代诗坛“刀锋”透视》,则是一部通过个案批评对当代先锋诗坛进行整体扫描的诗学著作。从《今天》派、朦胧诗,到“第三代”诗人、“中生代诗人”,再到70后诗人,作者对这些参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重要诗人进行了独到的阐释,既富有诗歌批评的感性情怀,又不乏学术研究的理性品质。他的另一本专著《“第三代”诗歌研究》,是对“第三代”先锋诗潮研究的力作。它从“第三代”诗人的理想主义气质和他们所处的文化语境入手,解析这一代诗人的情感和创作心态,还原他们的生活与交往现场,注重从各种角度动态性地透视这一先锋诗歌运动。它从诗学和非诗学两个层面来重新

审视“第三代”诗歌运动,尤其是对运动结束后诗人们的持续性创作做追踪考查,以挖掘“第三代”诗歌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视角独特。我的《1990年代新潮诗研究》,企望探讨民间写作、知性写作、70后诗歌、女性主义诗歌等主要群落间的承续与变异、每个群落的不同特质,解析先锋诗歌的裂变与转型、生产与传播方式、诗学主张和叙事策略,总结其内在流变规律,特别是对于坚、翟永明、西川等代表性诗人的解剖,以使“个人化写作”精神落到实处,从而完成1990年代的先锋诗潮的断代诗歌发展史建构。

国内已有数种“新诗研究与批评”之类的丛书出版,并且各具特色,不乏精品,只是多为评论结集,有时难免让人觉得其略显零散、琐碎,在主题上尚不够集中。这套“冷板凳”学术书系也是立足于当代诗歌,但力求每一本都主题突出,尽量使研究趋于全面系统。在目前,肯于大规模地出版系列诗歌研究著作的出版社并不多,它既需要眼光,又需要魄力。从这个向度上说,河北大学出版社集束性地推出“冷板凳”学术书系,就功德无量,价值独具,它是对浮躁世俗学术研究怪象的一种扼制,更可视作对理想主义精神坚守的一种象征。

罗振亚

2013年12月

序言 送诗歌漂流瓶远行

谢冕

他一口气写了二十多万字，他把关于本世纪中国诗歌的思考封进了一只漂流瓶。他有点悲观，如同他难以预料中国的诗歌前景那样，难以预料这瓶子将如何漂流。他意有所指地说，图书馆的命运不见得比一个个被迅速拆毁的村庄更幸运，而批评的命运也许更不乐观。^① 尽管如此，我还是乐意为这只漂流瓶祝福，为了它所传达和描写的中国诗歌精神漂流的行止。

作为青年批评家，霍俊明诗歌批评的成就，已为业界人士所共识。这本新著也是如此，它保持了霍俊明诗歌批评敏锐、准确、激情的特点，且较之以往，它观察更深入、评说更尖锐、文字也更活泼精彩。这是为新世纪中国诗歌作出总体描述的批评文本，他的叙述有很强的概括力，具有整体性，我们从中得到的是关于中国新诗非常丰富的最新信息：新鲜的集聚，新鲜的面孔，新鲜的意象，新鲜的追求。他写的是中国诗歌的世纪之新。

眼下一些诗歌批评的空泛化已是通病，那些批评往往通篇宏论而仍然令人茫然，他们不看重文本的细读与分析，而且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和省略了评家自己的观点。霍俊明的好处是“身入其境”，他注重阅读和辨析，他能在诗中寻出那些至关重要的诗人的用心。他绝无夸夸其谈的坏习气，面对浩瀚驳杂的诗歌现象，他条分缕析，立论坚定。他是评家，往往“身历其境”，积极热情地参加各种诗歌集会，他与诗人们一道沉吟或高歌，却没忘了自己的工作：观察、体验、汲

① 语见霍俊明为《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所写的后记。

取、归纳，而后化为他的寓有理性又充满激情的文字。

他的批评是健康的，在他这个年龄段也可以说是传统的。他把诗歌置放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语境中，它重视诗歌与时代的关连，他同情并焦虑于诗歌的尴尬与诗人的困顿，他更关注和张扬诗歌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在物质至上的今日，精神是什么？精神附着在何方？他关怀着中国诗歌的存在状态，这是非常可贵的。

霍俊明文章好读，热情，饱满，有一种气势。他没有故作高深的姿态，也没有过多似是而非的引述。他的批评的最大特点是具体、实在，他拒绝空言。他也追求文章的华美，他有文采。而对比内容的结实而言，华美是第二位的，华美彰显了他的理论的魅力。当然，有时他的“新词”多了一些，有些让人眼花。但他的确做得很不错了，他还年轻。

霍俊明谦虚，说自己的阅读和文字只是一些碎片。若是比较那些浩浩荡荡却又不着边际的长篇巨论，我宁可选择他的这些“碎片”。行文中，他不止一次说到火车：“时代飞速向前，我们却没有了远方。铁路哐哐作响内心却无比孤寂”；“伊沙在长安读诗、写诗、编诗，而京广高铁正在开通。我们与这个世界隔着那层并不深厚的玻璃，但是窗外的景色却越来越模糊，内心越来越晕眩”。

他的焦虑，也是我们的焦虑。但是此刻，我还是祝愿这只装载着诗歌期望的漂流瓶，随着浪花，漂向远方，漂向不可知的未来。

2013年3月15日于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目 录

序言 送诗歌漂流瓶远行	谢 冕(1)
导论	(1)
一、骑着木马赶追“现实”	(1)
二、让诗歌记得住乡愁	(7)
第一章 诗档案:诗人在自己的时代	(12)
第一节 关上灯,看看这个时代的后果	(13)
一、“成人之诗”	(13)
二、“平墩湖”的父性与母性	(14)
第二节 谁能命令我沉默	(17)
一、“下半身”、“口语”、运动与策略	(18)
二、“文楼村纪事”的现实性与历史感	(20)
三、长诗《蝴蝶》与沈浩波的“突变”	(23)
第三节 无望的“祷辞”与“咒语”	(26)
一、没有“故地”的时代诗人何为	(26)
二、在祷辞与咒语之间	(30)
第四节 “中年智齿”与“第十一个指头”	(35)
一、智性的“中年”	(35)
二、“真实”的修辞与身体感知	(37)
第五节 夤夜的拨火者与“乡愁”地理学	(40)

一、迎风打开的“药罐”与时代卫生学	(41)
二、“乡愁”的游动悬崖和搁置的“北方浪漫”	(45)
第二章 诗歌“现实”境遇的几个面孔	(51)
第一节 一份青年诗人写作状况的考察报告	(52)
一、调研范围、重点以及诗人的基本状况	(52)
二、青年诗人的写作现象与新世纪诗歌生态	(54)
三、青年诗人存在的问题、困境与建议	(56)
第二节 诗歌不只是为了“疼痛”和“苦难”	(58)
一、沧桑而吊诡的词：散落在机台上的诗	(58)
二、另一个“郑小琼”	(62)
第三节 “重新做一个浪漫主义者”	(65)
一、“浪漫主义”的黄昏或一种命运	(66)
二、中国化的“浪漫主义诗学”误读	(69)
三、“抒情的放逐”	(72)
第四节 诗歌伦理与深入当代	(77)
一、一场美学和社会学的再次争吵	(78)
二、如何能够深入“当代”	(85)
第五节 新世纪诗歌的六个关键词	(88)
一、“寓言国”与“现实感”	(88)
二、“仿真性”与“同质化”	(90)
三、“跨界”与“微阅读”	(92)
第三章 从“广场”、咖啡馆到“地方”	(95)
第一节 广场诗学与“饥饿”之歌	(96)
一、“70 后”一代与广场	(96)
二、政治遗留和城市化语境下的广场抒写	(101)
三、日常性、去诗意的广场空间	(104)
第二节 在咖啡馆写作	(107)
一、从“左岸”到中国咖啡馆	(107)

二、咖啡馆与诗人的几个侧影	(109)
第三节 城市和城镇化时代与“地方”诗学	(111)
一、城市化对“地方性”的挑战	(112)
二、“城市过敏史”	(115)
三、城市里凌晨三点的歌谣	(118)
第四节 “少数者”的精神词源	(123)
一、“少数族类”的写作如何成为可能	(124)
二、“一个彝人的梦想”与母语之舟	(126)
第四章 “她们正在写作”	(133)
第一节 一个“现代”女性的“心经”	(134)
一、“隐秘的莲花”与想象的母体	(134)
二、“我写诗是为了记录一个寓言”	(139)
三、“如梦令”:重建情感和生命的空间	(141)
第二节 “重新认识的震惊”	(147)
一、破坏仪式的女性	(147)
二、巫气、白日梦、中年孔洞或其他	(149)
三、那团跃动的火焰与月光	(154)
第三节 “她们”写怎样的诗	(160)
一、博客时代	(161)
二、日常诗学	(164)
三、家族叙事	(167)
第四节 隔海的女性想象与精神图景	(171)
一、海峡两岸女性的差异性境遇	(172)
二、“美丽岛”的“一千个花园”	(174)
三、显豁的“身体”与时间碎片	(179)
第五章 选本文化与诗歌生态	(188)
第一节 “年选”的可能性与可靠性	(189)
一、2011年《诗刊》年选	(189)

二、古老的敌意与新鲜的荆棘	(194)
三、“必须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204)
第二节 “没有诗歌,就没有未来”	(213)
一、城市和城镇化视域的诗歌态势	(214)
二、诗歌的跨界传播与“第一朗读者”	(216)
三、现实介入与“长诗”的难度	(218)
第三节 《新世纪诗典》与《朱零编诗》	(222)
一、伊沙在长安编诗、评诗	(222)
二、京城东三环的朱零与编诗手记	(224)
第四节 《滇池》与《广西文学》的诗歌年展	(229)
一、高原上滚动如雷的盐	(229)
二、是否“我们都不去看前方”	(237)
第五节 一代人,更是一个人	(250)
一、一代人的“来路”和精神出处	(250)
二、修辞的力量与时代的窄门	(254)
后记 我的漂流瓶	(259)

导 论

在当下的诗歌批评语境来谈论一首诗歌并不难,甚至更多的时候会显得非常容易。但是平心而论认真地读一首诗,负责任地评价一首好诗却是有难度的。这种难度不仅与整个当下的诗歌生态相关,而且也与每个生存个体的困窘有关,更与如此广阔的差异性的“现实”有关。这是一个飞奔“向前”的时代,但与此同时那一块块钢化玻璃窗也模糊了我们内心之间的界限,模糊了我们与窗外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大拆大建大手笔,高楼大厦平地起,各种园区扎堆聚,CBD 扮靓 GDP”的城市化与城镇化时代,我们正在集体经受着斩草除根一样的“去地方化”的命运。那墙壁上一个个出自强壮的拆迁队之手粗糙甚至拙劣的巨大的、白色的“拆”字也在一同拆毁着族群的方言和地方的根系。而暧昧时代的“敌人”尽管不如极权年代那样如此具体和直接,但是更为庞大的无处不在的幽灵一样的规训和对手却让人不知所措、四顾茫然。

一、骑着木马追赶“现实”

在我看来当下众多诗歌文本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一个诗人的一首孤立的诗作,而是会牵涉到很多当下中国具有“特色”的诗歌现象、诗歌问题和“现实”境遇。在一个看起来加速“前进”的高铁时代我们诗人离现实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恰恰相反。我们的诗人仍然在自我沉溺的木马上原地打转,而他们口口声声地说是在追赶“现实”。由此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一首首诗歌中的“中国”离真正现实意义上的“中国现实”究竟有多远。是的,在一个如此诡谲的时代我们

进入一个“现实的内部”是如何不易。在一个“新乡土”和“底层”的伦理化写作已经成为热潮的今天,真正的诗人是否懂得沉默有时候是更好的语言和姿态?在一些优秀的诗人那里我强烈感受到了“旁观者”一样的无边无际的沉默。这“沉默”和那扇同样无声的“拒绝之门”一样成为这个时代罕有的隐秘声部。诗人试图一次次张嘴,但是最后只有一一次次无声的沉默。这种“沉默的力量”也是对当下那些在痛苦和泪水中“消费苦难”的伦理化写作同行们的有力提醒。

而吊诡的则是在一个“乡土”和“地方性”不断丧失的时代我们的文化产业和各个省份的文化造势(比如名人故里之争、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甚至连县乡的草台班子都在争抢所谓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却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如火如荼过。仍有那么多不为我们所知的“地方”和“现实”存在,而我们似乎又无力通过诗歌对此作出应有的“回应”和称职的抒写。当我们坦陈曾经一次次面对了那些“拒绝之门”,我们是否该侧身进去面对那扑面而来的寒冷与沉暗的刺痛?尽管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寓言化”和“非虚构”的现实面前,我们更多的时候只能无奈地充当“旁观者”和“无知者”的角色!

当我们的诗歌中近年来频频出现“祖国”、“时代”、“现实”和“人民”、“民生”的时候,我们会形成一个集体性的错觉和幻觉,即诗人和诗歌离现实之间越来越近了。而事实真是如此吗?显然不是。更多的所谓关涉“现实”的诗歌更多的是仿真器具一样的仿写与套用,诗歌的精神重量已经远远抵不上新媒体时代的一个新闻报道和一条不痛不痒的花边新闻。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一个寓言化的时代,现实的可能性已经超出了很多作家想象能力的极限。而在此现实和写作情势之下我们如何能够让写作有更为辽阔的空间与可性能?而在一个“非虚构写作”渐益流行的年代,诗歌能够为我们再次发现“现实”和“精神”的新的空间吗?作为一种文本性的“中国现实”,这不能不让我们重新面对当下诗人写作的境遇和诸多难度。也许诗歌的题材问题很多时候都成了伪问题,但是令人吊诡的却是在中国诗歌(文学)界题材一度成了大是大非的问题。显然,这个大是大非的背后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学自身的问题,而是牵涉到整个时代的历史构造与

文学想象机制。新世纪以降诗歌的题材问题尤其是农村、底层、打工、弱势群体、屌丝阶层作为一种主导性的道德优势题材已经成为了公共现象。实际上我们也不必对一种写作现象抱着道德化的评判，而应该回到诗歌美学自身。我想追问的是一首分行的文字当它涉及到“中国现实”时作为一种文学和想象化的现实离真正的“现实”到底有多远或者多近。显然在一个社会分层愈益明显和突出的年代，“中国现实”的分层和差异已经相当显豁，甚至惊讶到超出了每个人对现实的想象能力。在这种情境之下，由诗歌中的“现实性”和“想象性”的精神事实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特殊化的方式来观察和反观中国现实的历史和当下的诸多关联。然而可笑和可怕的是很多的写作者和批评者们已经丧失了同时关注历史和现实的能力。换言之在他们进化论的论调里历史早已经远离了现实，或者它们早已经死去。显然，在一个多层次化的“现实”场域中乡村题材显然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写作的虚构和想象中都构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重要现实”。而当下处理这一“重要现实”的文本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不仅诗歌在介入，而且小说、散文、戏剧、影视剧甚至时下最为流行的“非虚构”文本也在轮番上演着“现实”叙事。非常有意思的是2013年底上映的冯小刚的喜剧《私人订制》在高票房的同时也遭致板砖和炮轰。冯小刚回应称给这部电影的完整性打5分，娱乐性打6分，现实干预性打9分。可见，冯小刚的贺岁喜剧强调的是现实感。那么由这些“现实性文本”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众多的相关文本为同类的写作者们设置了极大的难度。换言之，一首诗歌如何能够与庞杂的类似题材的诗歌文本区别开来？区别的动因和机制以及标准是什么？这显然是一个必须探究的问题，而且非常有必要。

实际上，我们的诗歌界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强调和“忧虑”甚至“质疑”的就是指认当下的诗歌写作已经远离了“社会”和“现实”。里尔克的名言“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在今天的中国是否仍然适用和有效？尤其是面对着当下带有“重要现实”层面的诗歌写作而言，诗歌和诗人与“现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或者说当诗人作为一个社会的生存个体，甚至是各个阶层的象征符

号,当他们的写作不能不具有伦理道德甚至社会学的色彩,那么他们所呈现的那些诗歌是什么“口味”的?我想这是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任何企图回答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具备综合的能力,显然诗歌自身的力量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也是为什么出现了火热的抗震诗、高铁诗但是真正能够留下和被记忆的却几乎成了空白的原因。

在现实和写作面前,诗人应该用什么“材料”和“能力”来构建起的诗歌“现实”?进一步需要追问的是这些与“现实”相关的诗歌具有“现实感”或“现实想象力”吗?曾记得2009年,著名艺术家徐冰用废弃的钢铁、建筑垃圾等材料打造成了两只巨大的凤凰。这本身更像是一场诗歌行动,时代这只巨大“凤凰”的绚烂、飞升、涅槃却是由这些被废弃、被抛弃、被搁置的“无用”、“剩余”事物构成的。这就是诗歌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在一个如此诡谲的时代我们进入一个时代“内部”是如何的不易,而进入一个无比真实的“现实”更是如何艰难。真正的写作者应该是冷峻的“旁观者”和“水深火热”中的“介入者”,他一起推给我们的无边无际的是沉默、自语和诘问。与此相应,我们每天与那些看起来无比真实和接近现实的诗歌相遇,但是他们几乎同时走在一条荒废的老路上。我们的当下有那么多艰难的形势被我们的诗人可怕地忽略,与此同时还有那些更为斑驳不自知的灵魂渊薮。我们的诗歌都成了自我的关注者,个人的日常情感和生死冷暖体验从来没有在诗歌中变得如此高调和普遍。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伦理化的底层和民生抒写热潮中诗人普遍丧失了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换言之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新闻一样的社会现场的一层浮土,却让我们看不到任何真正关涉历史和情怀以及生存的体温。

在我看来,当下讽喻性的诗歌写作已经逐渐成为带有伦理化倾向的一种潮流和趋势。

面对当下中国轰轰烈烈的在各种媒体上呈现的离奇的、荒诞的、难以置信的社会事件和热点现象,我觉得中国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真正“寓言化”的时代。首先,应该注意到目前社会的分层化和各个阶层的现实和生存图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具有多层次性,越来越具

有差异性。甚至这种复杂和差异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诗歌写作者的想象和虚构能力。同时这种多层次性和差异性的表述又面对着娱乐化和数字化时代的巨大消解。由此,面对各种爆炸性和匪夷所思的社会“奇观”和现场事件的媒体“直播”,我们的诗歌和文学还留下什么能够撼动受众的特异力量?在此情境之下写那些“现实”性的诗歌其难度是巨大的。相反,我们涉及到属于更小范围内的诗人自我的日常生活图景时其可能性的空间和自由度相反倒容易些。从整体上而言与社会热点焦点话题、热议现象、重大活动和民生问题有着密切关联的诗歌数量是相当庞大甚至是惊人的。由此,我们必须正视每年各种纸质刊物发表的诗歌数量已经可观,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发表的诗歌在谱系学或光谱学上来看具有很强的近似性,甚至具有相互替代的重复和生产性。加之各个地区大大小小的“地方化”的文化软实力的角力和宣传活动也需要文学和诗歌的鼓吹,诗人们似乎与“现实”的胶着关系似乎从来都没有如此贴近和激烈过。这是好事,但也存在不小的危机。但是是否如一位诗人所偏激地强调的“足不出户的诗歌是可耻的”?实际上,诗人和现实的关系有时候往往不是拳击比赛一样直来直去,而更多的时候是间接、含蓄和迂回的。显然,中国当下的诗歌更多是直接的、表层的、低级的对所谓现实的回应。而当我们试图从“主题学”或者“同质性”的视野来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我们最终会发现大量诗歌(数量绝不在少数)与“乡村”、“乡土”以及“乡愁”、“还乡”(更多以城市和城乡结合部为背景,回溯的视角,时间的感怀,乡土的追忆)有着主题学上的密切联系。而这么多在谱系学上相近的诗歌文本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显然当下的诗人所面对的一个难以规避的“现实”——阅读的同质化、趣味的同质化、写作的同质化。无论是政治极权年代还是新世纪以来的“伦理学”性质的新一轮的“题材化”写作,我们一再强调诗人和“现实”的关系,诗人要介入、承担云云。但是我们却一直是在浮泛的意义上谈论“现实”,甚至更为忽略了诗歌所处理的“现实”的特殊性。

一定程度上还要感谢“主流媒体”尤其是网络新媒体和博客、微博以及手机等“自媒体”的开放度和“水军力量”。很多热点问题都是